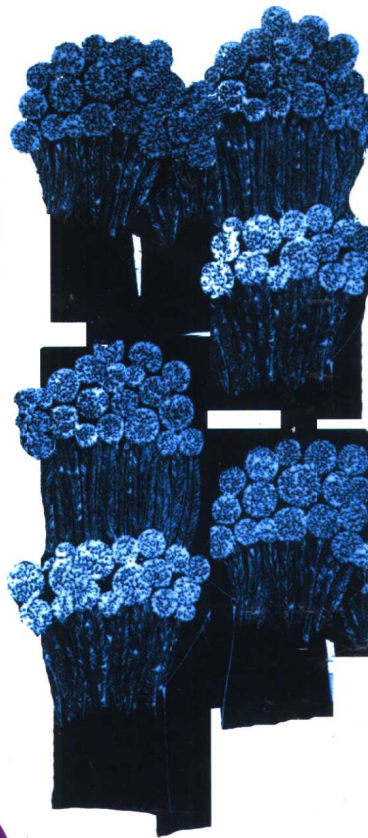




科普作文阅读大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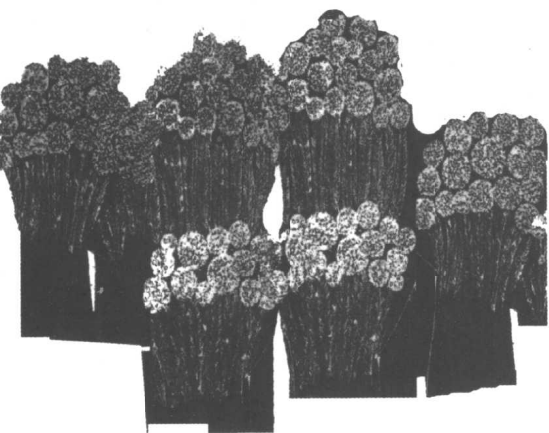
● 家园的故事丛书 ●

金涛 孟庆枢 主编

寻找植物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千
之

兑

科普作文阅读大系

● 家园的故事丛书 ●

寻找● 植物

金 涛 孟庆枢

主编

帕乌斯托夫斯基[俄罗斯]

著

米·普里什文[俄罗斯]

译

胡真 王冰冰 何茂正

插图

刘少华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植物/(俄罗斯)帕乌斯托夫斯基,(俄罗斯)米·普里什文著;胡真,王冰冰,何茂正译.—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家园的故事丛书/金涛,孟庆枢主编)

ISBN 7-80666-184-0

I. 寻... II. ①帕... ②米... ③胡...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7985 号

作品名称:《寻找植物》

作者:帕乌斯托夫斯基①,米·普里什文②

版权中介: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

俄罗斯著作权协会

家园的故事丛书

寻找植物

主 编:金 涛 孟庆枢

作 者:帕乌斯托夫斯基 米·普里什文[俄罗斯]

译 者:胡真 王冰冰 何茂正

插 图:刘少华

出 版: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南宁市东葛路 66 号 邮政编码 530022)

发 行: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印 刷:广西民族印刷厂

(南宁市明秀西路 53 号 邮政编码 530001)

出版日期: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印张 5.125

字 数:134 000

书 号:ISBN 7-80666-184-0/G·81

桂图登字:20-2002-033

定 价:10.00 元

本书如有倒装缺页,请与承印厂调换



序 言

序 言

家园，是个闻之令人心驰神往的字眼。尤其是对于许多小离家、浪迹天涯的游子，那是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渗透着欢乐与忧伤的画面和镜头。

家园，依我肤浅的理解，是留下先人足迹与血汗的故土，是每个人生命之河的源头，有时，也是多姿多彩的人生之旅中最难忘怀的小驿站。

固然，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对家园的诠释依人的阅历不同而异彩纷呈。

外婆的澎湖湾、故乡的田间小路、夜色初升时提着小灯笼在田野草丛中嬉戏的萤火虫、童年小伙伴扎猛子学游泳的小池塘、暴风雨中的电光和惊天动地的一声霹雳、秋高气爽的天空中排成人字形的雁阵、除夕之夜的鞭炮声、雪花纷飞的冬夜、第一次背着书包踏进课堂的惶惑以及慈母的叹息、情人的热吻、婴儿的啼哭……所有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无不是家园在我们心头摄下的影像，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变得更加清晰。

对于家园的依恋，大约也是人性中无法改变的怀旧情结吧。

不过，对于人类整体而言，不管肤色、民族和国籍有怎样的差异，也不管文明的进化程度和意识形态有怎样的不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家园，即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科学的发现和人类的历史都证明：地球，这颗宇宙中最美的星球是人类诞生的摇篮。地球上的山脉、河流、海洋、湖泊、岛屿、森林、草原、沙漠、田野……不仅为人类世世代代繁衍提供了生存空间，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贡献了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地球上的空气、水和土地，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至于千姿百态的花草树木和种类繁多的鸟兽虫鱼，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必需，也是人类的忠实伴侣。

人与地球的关系，从深层次探究，不仅仅限于地球赋予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在长达几万年或更悠长的历史进程中，地球的自然界也构成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山川的秀美、沧海的壮阔、日出日落的庄严、寒来暑往的韵美，





乃至莺飞草长的无限春光、万物欣荣的繁华盛夏、秋风秋雨的万般愁思、雪压冬云的苍凉寂寞……凡此种种均深深植入人类的精神世界，幻化为艺术的创造、思念的思维、情感的寄托，最终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前提。

然而，时至今日，举目四望，人类的家园在风雨飘摇之中。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成为寸草不生的荒山秃岭，肥沃的土地因失去植被的庇护而水土流失，变成赤地千里的荒原；千千万万的飞禽走兽被捕杀殆尽，人们只能在博物馆的柜橱里看到它们的遗骸；昔日奔腾的江河已是毒液翻涌，变为死亡之河；一颗颗明珠般的美丽湖泊黯然失色，在无奈的悲伤中走向死亡；连浩瀚无垠的海洋也充满毒素，再也无法维持众多水族的生存；至于人类头顶的天空，空气混浊，酸雨霏霏，日渐撕碎的臭氧空洞，正在给人类带来防不胜防的灾祸……

这不是危言耸听。人类的家园到处响起了告急的警报：春风伴着遮天蔽日的烟尘四处肆虐，无情的滚滚流沙步步逼近繁华的城镇，江河泛滥、洪水滔滔，千里原野变为沼泽，旱魃的魔口在非洲每天吞噬成千上万条生命。至于水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污染、珍稀物种的灭绝、疾病的蔓延，已经不再是个别的事情了。

人类，也许只有在失去了美好的事物之后才会懂得珍惜。对于正在失去的家园，理智而未丧失良知的人开始奔走呼号，呼吁社会竭尽全力加以爱护，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一旦人类毁弃了自己赖以立身的家园，最终毁灭的是人类自己。

我们正是怀着如此真诚的心情，选编了这套“家园的故事丛书”，这些体裁不同、风格迥异的作品，虽是出自不同国家的作家之手，然而他们都是以对大自然的关爱，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人类家园的美丽。这里有对弱小生命细致入微的观察，也有对生态环境遭到污染的忧思；有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反思人性的偏颇，也有以诗一般的语言唤醒人的良知。总之，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是关爱我们人类的家园，倘若读者能从中受到感悟，从我做起，用爱心珍惜我们周围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使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使人类的家园免遭厄运，永葆青春，那么我们的努力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金涛 孟庆枢

2000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



目 录

俄罗斯内地的故事	1
“二七三”护林区	16
宝藏	38
“浓毛”老熊	51
寻找植物	61
有关鱼的话题	74
狐狸的面包	84
金黄色的草地	86
白色的领子	87
小鹤	88
孩子和鸭子	90
凤头麦鸡	92
小山雀	95
会说话的白嘴鸦	97
发明家	99
刺猬	104
雕鸮	107
蚂蚁	110

目 录





过夜的兔子	112
幼蛙	113
柱子上的母鸡	116
爱出风头的小喜鹊	118
赫罗姆卡	121
水表层的鱼	124
长脚秧鸡和雌鹌鹑	126
土豆地里的玛特廖什卡	128
红额金翅雀——咕咕	134
长着雪青色脖子的鹅	138
动物奶妈	143
黑桃皇后	146
吃蜂蜜的貂	151
森林里的“楼层”	153



俄罗斯内地的故事

俄罗斯内地的故事



作为一个作家，有时候也真想随心所欲地写写短篇小说，不必去考虑语文教科书中规定的所谓“铁”的原则、“宝贵”的规律。

当然，这些原则和规律都是些蛮不错的金科玉律，有的时候它们还真能迫使作家将他模糊不清的思路引向准确构思的彼岸，接着又将这准确构思从容不迫地引向最终的结局，引向小说的结尾，就像河流将自己的河水引向开阔的河口。

很显然，并非所有文学创作的规则都体现在每一篇文章的每一个段落中，还有许多能生动地表达思想的方法，尽管它们还没有什么特定的名称。

20年前，莫斯科上映了一部有关雨的所谓实验电影，这部电影仅仅是为了实验而拍摄的。他们只给有关工作人员放这部影片，因为他们认为，普通观众看这部电影会打呵欠。

电影中展示了形形色色的雨：落在城里柏油路上的雨，落在树叶上的雨，白天的雨和夜晚的雨，倾盆大雨，毛毛细雨，所谓的蘑菇雨，大晴天里的太阳雨，落进江河海洋的雨，落入水洼击起水泡的雨，落在奔驰于原野的列车上的雨，还有各种各样的积雨云……

我无法一一列举，但是，我对这部电影至今仍记忆犹新。这回忆使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从平平常常的雨景中，强烈地领略到诗意，而此前我竟没有发现。以前，我像许多人一样，只对雨点击起的尘土味感到惊讶，却没有去聆听雨声，没有留意雨天的天空中或阴晦或柔





和的色彩。

有什么能比发现离自己不远的新的诗歌领域，比最丰富的人类的感知、想法和回忆对作者（而他实际上永远都应该是个诗人）更好的呢？

我写这些，当然是为了说明这篇小说放弃某些所谓必不可少的情节是正确的。

这个故事的开头，是一个阴沉但却温暖的早晨。开阔的草地吸饱了夜雨，花冠上水珠闪烁，大片大片的青草和灌木丛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气味。

我走过草地，向一处十分神秘的小湖走去。对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来说，这小湖似乎并无什么神秘之处，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神秘的。不过，人人都觉得这湖像个谜，无论我怎样冥思苦想，也无法搞清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

我之所以有这种神秘感，是因为这湖水虽然清澈见底，但是，水的颜色却像液状的柏油，微微泛着绿光。据那些健谈的集体农庄的老庄员讲，在这片发黑的湖水中，生长着一种有茶炊托盘那么大的鲫鱼。虽说从来没人捉到过这种鲫鱼，但是在湖水深处，偶尔会见青铜般的闪光倏地一现，随之鱼尾一摆，不见了。

我之所以产生神秘感，还因为期望真会有无人知晓的极不寻常的东西存在。沿湖生长着高大茂密的灌木丛，这不禁使人浮想联翩，里边一定隐藏着什么以前不曾见过的东西：或是红翅膀蜻蜓，或是有白斑的蓝瓢虫，或是开毒花的香柳，它那空心多汁的枝条足有人的手臂那么粗。

这一切，灌木丛中还真都有，其中还有呈宝剑状的、高大的黄色鸢尾。鸢尾的影子倒映在水中，而在倒影四周，不知何故总是聚着一群群银色的小鱼，就像被磁铁吸住的一根根大头针。

草地上空荡荡的，没有人。离割草还有两个多星期。我发现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小男孩，戴着顶褪了色的过大的炮兵帽。他牵着一匹枣



红马，嘴里不知在喊些什么。马摇晃着脑袋，像驱赶牛虻似地用尾巴朝男孩扫来扫去。

“叔叔！”远处的男孩突然大喊起来，“叔叔！快来呀！”

这是求助的呼喊声，我立刻抄小路走到男孩身旁。

“叔叔，”他脸上带着恳求的神色看着我勇敢地说，“把我抱到这匹阉马上去吧，我自己上不去。”

“你是谁家的孩子呀？”我问。

“药剂师家的。”^①

可我知道，我们村的药剂师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根本没有孩子。我真奇怪，这孩子怎么有这么个不同寻常的姓。

我把他举起来，可那马立即睨视着我，4只蹄子踏着碎步闪到一边，躲开我，总是离我一臂之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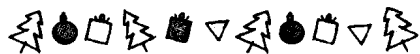
“嘿，真是个害人精！”男孩带着责备的口吻说，“简直是个疯子！等我拽住它的缰绳，您再把我放上去。要不，它不会让您放的。”

男孩抓住缰绳，阉马立刻安静下来，就像快睡着了似的。我把男孩放到马背上，可阉马还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站着不动，好像要这样站一整天似的，它甚至还轻轻地打起鼾来。这时，只见男孩在马背上高高地一耸身，用两只光脚的后跟狠狠地踢了踢鼓鼓的、沾满尘土的马肋。阉马一惊，打了个哽，懒洋洋地迈开大步，朝海狸湾那边的沙丘跑去。

男孩不住地耸身跳起，挥舞着胳膊，脚后跟踢着马肋。当时我想：看来也许只有靠这种相当费力的办法，才能让这匹阉马干点像样的活吧。

深藏在陡峭湖岸下的小湖呈现出了淤泥的绿影。一身银装的金雀花沾满了露珠，将银灿灿的倒影映在了这片绿色的湖底上。

^① 俄语中 аптекарский 一词，既可理解为“药剂师家的”，也可理解为姓“阿普捷卡斯基”。





一只灰色的小鸟，披着红坎肩，戴着黄领带，栖息在金雀花的枝头，不时发出尖细动听的叫声，但它的小嘴却并没有张开。这只小鸟和它那快乐的叫声，着实让我驻足，为之惊奇了好一阵。随后，我便沿着湖水边钻过去，想去寻觅我要采的花。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在莫斯科上学的城里小姑娘玛莎，考完了试，到我家来玩。她是个十分喜爱花草的女孩，所以，我决定采一束美丽的花作为礼物送给她。可是这里压根儿就没有不美的花，于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摆在了我面前：采什么花好呢？这真够叫我为难的。小湖旁环绕着许许多多的花草，形成了一道露珠闪烁、气味芳香的天然屏障。最后，我拿定主意：所有的花草每种采一点。

我环顾四周，湖畔的合叶子已经开出了一串串摇摇欲坠的穗状黄花。合叶子花的香味跟含羞草一样。要想把合叶子花带回家，尤其是在有风的天气，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还是摘下了一枝合叶子，把它藏在灌木下，免得还没等我拿回家，它就飞散光了。

接着，我又割了几片马刀形的阔菖蒲叶。它们散发着一股浓烈的辛香味。我想起在乌克兰，每逢盛大的节日，主妇们就用菖蒲叶擦地板，它那浓郁的香味在屋里几乎能保持一个冬天。

慈姑已经结出了头茬果——绿绒绒的果球浑身裹着柔软的针刺。我也摘了一片慈姑叶。

费了好大的劲儿，我才用一根枯树枝把浮在水面上的白色小水鳖花小心地捞起来。这种花的花髓透着红，花瓣比香烟纸还薄，一捞上来就枯萎了，我只好把它扔了。随后，我又用那根枯枝把盛开的水蓼拽到了岸边。它的玫瑰色花蕊露在水面上，像一个个圆圆的小球。

我怎么也够不着白色的百合花，又不想脱衣服下水去摘，因为湖底的淤泥会没过膝盖的。我只好放弃了百合花，改采岸边的一种花——花蔺^①。它的花像被风吹翻了面的小伞。

^① 俄语中 *цыпак*（花蔺）与 *цыпек*（粮屯）仅一音之差。



紧靠水边，大片大片的勿忘我盛开着小蓝花，那花像一双双纯洁的蓝眼睛，正透过薄荷草丛向外张望。再过去一些，在耷拉着脑袋的黑莓后边，是斜坡上盛开的艾菊，花呈黄色，花序紧凑。高大的红色三叶草夹杂在草藤和拉拉藤之间。高高耸立在所有这些紧紧挤在一起的大群花草之上的，是巨人般的飞甯。它稳稳地站在挡住了它半截身子的草丛里，就像一个身披铠甲、胳膊肘和膝盖都带着钢刺的威风凛凛的武士。

变暖了的空气无精打采地在花草上方游来荡去，差不多每朵花上都露出了丸花蜂、蜜蜂或大黄蜂那带条纹的大肚子。蝴蝶老是歪斜着身子，像一片片白色的、淡黄色的叶片上下翻飞。

再往后，是一堵山楂和野蔷薇筑成的高墙，它们的枝叶纵横交错地紧紧缠在一起。野蔷薇的火红花朵与香味似杏花的白色山楂花，就像被一种神奇的力量硬是放在了同一株灌木上似的。

浑身长满了尖尖花苞的野蔷薇盛装艳服，打扮得像过节一样。它偏着头，把盛开的大花朵朝着太阳。野蔷薇的开花期恰逢俄罗斯偏北一带夜晚最短的时节，在这短暂的夜晚，夜莺整夜整夜地在落满露珠的枝头高歌。微微泛绿的晚霞总是挂在天边，即使深夜也是这样明亮，连夜空中山峦般的云朵都看得一清二楚。在云朵那雪白的边缘，可以看见玫瑰色的太阳余辉。高高掠过的银色飞机，在夜空中闪闪发光，犹如缓缓飞行的星星，要知道，飞机航线所经过的高空，已是阳光灿烂了。

当我带着一张被野蔷薇划得伤痕累累的脸，拖着被荨麻刺得发烫的身子回到家时，玛莎正往门上钉一张小纸条，纸条上有几行印刷体字：

一路沾满尘土，
弄得浑身泥垢。
如果你想进屋，
脚丫洗净再说。





“啊哈！”我说，“看来你到药铺去过，在门上瞧见这类纸条啦？”

“呀，多美的花！”玛莎高兴地喊起来，“简直太美了！对了，我是到药铺去过。我在那里还遇见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人，大家都叫他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克雷施金。”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一个小男孩，可不一般呢。”

我只是笑了笑。别人我不敢说，要说起乡下孩子，我可是太了解他们了。凭我在这个村居住了多年的经验，我敢肯定，在我们这些不安分的调皮的小同胞身上，确实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性。物理学家或许会把这种特性定名为“全面渗透”。这些孩子真是“无处不渗透”，更确切地说，是“到处都渗透”，^① 其实，用一种不那么咬文嚼字的老话说，就是“哪儿都去”。

不论我到哪片荒僻的树林、湖泊或是沼泽地去，都会碰见这些孩子，他们总是专心致志地干着各种各样、有时甚至让人惊讶的事。

当然，我并不是说，在霜雾弥漫的九月，在凉飕飕的清晨，在远离住处 20 千米外的僻静湖畔，你也能看见他们冻得哆哆嗦嗦地藏在潮湿的赤杨丛中的身影。

大白天，他们常常带着自己做的钓鱼竿，悄悄坐在隐蔽的灌木丛里。只有这些男孩所特有的呼哧着鼻子喘气的动作，才会暴露出他们的藏身之处。有时，他们凝神屏气，连我也难以发现他们。突然身后一声暗哑的恳求“叔叔，给我点儿蚯蚓”，会吓得我一哆嗦。

丰富的想像力和强烈的好奇心，吸引着孩子们到这些偏僻的地方来——这里就像探险小说家所喜欢描写的“人踪罕至”的地方一样。

^①“全面渗透”、“无处不渗透”、“到处都渗透”都由物理名词“可渗透性”(пропускаемость)变化而来。作者显然是在这里挖苦那些爱滥用术语而不使用意义明确的普通字眼的人。



依我看，即便我到了北极，或者磁极，也一定会见到这些男孩坐在那里的。在北极，他们呼哧呼哧地用鼻子吸着气，手里拿着钓鱼竿，守在冰窟窿旁，等着鳕鱼上钩。而在磁极呢，他们会用一把折叠小刀，想从地里刨出磁块。

这些男孩还有什么其他了不起的特点，我就不得而知了。于是我便问玛莎：

“你的那个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克雷施金，他究竟有什么不平凡的啊？”

“他才8岁，”玛莎答道，“可他给药剂师采集来许多种草药，比如缬草。”

再听她往下说，我发现这个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克雷施金，与路上让我把他放到马背上的那个男孩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后来我听说，跟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克雷施金一同回药铺的果真有匹枣红马，我的疑团顿时全解开了。那马一拴到篱笆上，马上就睡觉了。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克雷施金走进药铺，把从海狸湾一带采集到的一袋子缬草交给了药剂师。

我还有一点没弄明白：这个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克雷施金既然骑在马上，又怎么能采到缬草呢？当我听玛莎说，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克雷施金是牵着马回来的，我便明白了：他是骑着马到海狸湾那边，回来时却是步行的。

故事讲到这里，该言归正传了——谈谈我想谈的药剂师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不过，与其说谈他，不如说谈谈我早就想探讨的一个话题——一个人对自己事业的态度。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忘我地献身于药剂学。从与他的交谈中，我深信了这一点：那种认为有的职业没有意思的看法，完全是因为不学无术而造成的偏见。从此，我对乡村药铺里的一切都开始有了好感：从那永远擦得干干净净的木地板、散发着清香的圆柏木墙壁，到装着冒气泡的矿泉水瓶子，乃至那些贴着黑纸条，上面写着“有毒”





二字的白瓷罐子。

据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说，每种植物的汁液或能治病，或能致死。关键在取出它们的汁液后，要了解它们的性能，用它们为人类造福。

当然，不少草药的性能很早就被发现了，比方说，用铃兰或毛地黄泡的药酒对心脏病有疗效，还有其他的草药等。不过，仍有很多种植物没被人研究过。对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来说，研究这些植物是世上所有事情中最吸引人的工作了。

这年夏天，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从嫩松枝中提取维生素，还非要我们大伙喝他的这种绿色松枝浸剂，喝下去后，肚子就像火烧一样。虽说我们都皱着眉头喝下了这玩意儿，心里还直骂他，可毕竟得承认这种浸剂对身体有些效果。

有一次，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给我拿来一本厚厚的药典。这部书的确切名字我记不得了，但是它写得引人入胜，不在那些技巧高超的小说之下。书中记载着所有的植物：有草本和木本，还有青苔、地衣和菌类，其中有些植物还具有奇特的、令人意想不到的特性。此外，书中还详细介绍了怎样用这些植物制成药剂。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每周都要在本地区的报纸《劳动旗帜》上发表些小论文，谈论植物的疗效问题，比如鲜为人知的车前草或是烟叶菌等。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以《在朋友的世界里》为总标题，发表了这些论文。不知何故，他管这些论文叫小品文。

我常在一些农家看到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的这些论文，是他们从报纸上剪下来，用钉子钉在墙上的。凭这论文，我就知道这家人曾得过什么病。

药铺里经常聚集着一群孩子，他们是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所需草药的主要供给者。这些孩子都是自愿为他工作的。他们经常跑到非常偏僻的地方，比如那个名叫“问荆”的沼泽，甚至更远的那条有个奇怪的名字“官河”的地方去——去过这条小河的没几个人。据去



过的人讲，那里是一片荒地，到处是积满淤泥的小湖，四周长着高大的马尾草。

孩子们送来草药，并非为了得到什么，他们只要婴儿用的橡皮奶嘴玩。他们使足劲地吹这些奶嘴，吹得小脸都涨红了，然后用根绳子把奶嘴扎住，做成像气球似的“飞泡泡”。这些泡泡当然不是真的能飞，但孩子们总是随身带着这些泡泡，用小绳拴住它们绕在手指上飞快地旋转，发出吓人的嗡嗡声，或是拿着这些泡泡互相砸脑袋，欣赏碰击时发出的那种让人心醉的嘭嘭声。

如果以为这些孩子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游逛玩耍上了，这可不公平。他们只是在夏天，学校放暑假的时候玩玩，而且也不是天天玩。他们大部分时间要帮大人干活，像放牛、拾柴、割草、种土豆、修篱笆什么的，甚至当大人不在家时还要照看弟弟妹妹。顶糟糕的就是照看孩子了：最小的孩子才刚刚学走路，他们不得不背着他（她）到处走。

村里的孩子们最喜欢的两个人就是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和外号叫“破烂爷”的老头。

“破烂爷”不常在村里出现——一个月来一次，有时隔很久才来。他穿着一件沾满尘土的长衫，一瘸一拐地走在用力拉车的褐色黄斑马身旁，一脸倦怠的样子。他背着手，手里那条当马鞭用的绳子在沙地上拖着，这时便会听见他忧郁地喊着：

“有破布、破鞋、牛角、马蹄换吗？”

在马车前部，“破烂爷”放着用一个普通胶合板钉成的箱子。箱子盖敞开着，箱壁的钉子上挂着各种各样的玩具：口哨、皮球、赛璐珞娃娃、小画片，还有一卷刺绣用的五颜六色的棉线。

只要“破烂爷”一走进村子，家家户户的男孩和女孩都立刻跑到他身边，像一群听到主妇呼唤的小雏鸡，你推我搡、跌跌撞撞地拥来，一只手里拉着弟弟妹妹，一只手在胸前紧紧地抓着旧口袋、破草鞋、折断的牛角或其他废品。



